

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三五三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訂報價目　廣告價目



尼米茲再作保證
美軍能在中國登陸
他指出：中國軍事形勢嚴重，希望日軍的進展能被阻止。

（中央社珍珠港九日合衆電）美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當美軍準備在中國海岸登陸時，『我們是能夠做到的。』但他承認中國境內軍事形勢嚴重。尼氏預言：麥克阿瑟將軍所部，將在菲律賓群島發動和新幾內亞同樣成功的戰役，並保證他部下的海軍將給以充分的協助。尼氏說：『中國的形勢嚴重，我認爲日軍已得到進展，我希望日軍可以被阻止。日軍如果在中國得到完全勝利，對於我們的努力將大有損害，日軍越改善他在中國的形勢，我們在那裏得到基地也越困難，不過一旦我們準備到那裏去時，我認爲「我們是能夠做到的」』。我一正盡快向西展開我們的兵力，在適當的時間，我們將在中國海岸登陸，吾人必須得到大而離日本頗近的陸上基地，以便展開我們的大規模空軍攻勢』。

中美空軍混合大隊司令
莫斯將軍招待記者
他說：光有空軍不能打敗日本，非有很好的陸軍能夠保護空軍基地，阻止敵人進攻不可。

（本報訊）中美空軍混合大隊司令莫斯將軍，九日招待記者，席間答復記者們所提出的問題。他說：中美空軍混合大隊，美國所負的只是監督、指揮和訓練的責任，人員的比例中美是一與一之比。該隊一年來參加河南湖南各戰場作戰，戰果很好。記者問：關於敵機的性能如何？他回答說：一般說，敵機性能退步，比較現代化的新補充的飛機已經很像我們的飛機了，敵人的空軍人員的素質好壞都有，一般說是逐漸低落的，因爲損失大，新補充的不及有經驗的駕駛，這是通例。講到中國空軍人員，他說素質很好。記者問：中國許多空軍基地的喪失，對作戰影響如何？莫斯司令引羅斯福總統的話說：這對作戰很有害處。他更說：光是空軍不能打敗日本，非有很好的陸軍，能保護空軍基地並阻止敵人進攻不可。不過他聲明這並非是責備中國陸軍的意思，中國陸軍需要改善裝備。記者問：外傳中美空軍合作上有不愉快的事情，究竟是否確實？他答道：確有其事，但都因事小情而起，也是因爲言語不通所致，他認爲沒有什麼關係。最後，莫斯司令說：一年來中美混合大隊克服了許多困難，獲得了許多戰果，這就證明有資格打下去，今後該隊如何（是否交給中國），未能預測，但對目前工作，認爲還滿意。

時局艱難懷想先烈
各地紀念雙十節

（中央社訊）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國慶紀念日，全國軍民感到抗戰接近最後勝利，而值時局艱難困苦，但莫不緬懷國父和先烈們當年的革命精神，和抗戰七年中軍民奮鬥犧牲，前仆後繼的精神，莫不加倍奮發努力，迎接國慶。福州、西安、迪化、上饒、成都、老河口等地，都舉行了紀念會，並有慰勞將士、榮軍和抗屬等活動。

（中央社訊）陪都各界慶祝國慶紀念大會，十日晨九時假[illegible]劇場舉行，參加的有各機關團體和各界代表一千五百多人，由國民黨市黨部方主任委員主席，行禮如儀後，報告今年慶祝國慶節的意義和努力。接着谷部長、賀市長、康議長、三民主義青年團支團部幹事長、衛戍總司令部代表參謀長等，相繼講演。後來通過電呈蔣主席致敬，並分別電慰前方將士和淪陷區同胞，十一時散會。晚間並有遊藝和講演等節目，在市內分區舉行。

（中央社訊）湖北旅渝同鄉，爲了慶祝國慶和紀念武昌首義先烈，便於雙十節下午一時，在本市將台舉行紀念大會，出席者居正、何成濬、孔庚、徐源泉、賀國光、張知本、[illegible]、傅汝霖、蕭文炳、胡宗鐸、沈鴻烈、潘宜之、胡祖舜、[illegible]、李國祥等一千多人，由首義同志會理事長徐源泉報告開會意義，先公推居正演講，大意說：㈠革命的力最不重物質而重精神，如以物質而言，當時革命力量，實不及清廷百分之一，但因爲不顧利害不計成敗的精神，所以能底於成。㈡革命的意義，在提高民族意識，當時提出的口號就是扶持民族意識的發現。㈢革命的目的，在扶持民族正氣，這種精神發揚之氣，就是我們今日抗戰的基本動力。詞畢，舉行餘興。

（中央社訊）今日國慶，中樞上午九時在國民政府禮堂舉行隆重紀念會，蔣主席親臨主持，黨政軍首長五百人，都着禮服佩勳章，參與盛典。蔣主席行禮後，即席致詞告全國軍民，並經錄音在晚間廣播國內外，全詞歷二十分鐘。紀念會在九時二十五分始成。

辛亥革命的精神
今天應該普遍各地
史迪威寫信給蔣主席說

（中央社訊）中印緬戰區美軍總司令史迪威將軍，在雙十節致函給蔣主席說：『主席勳鑒：貴國人民在艱難交戰苦鬥和困難中慶祝國慶，我們同表示慶賀。三十三年前貴國人民的奮鬥精神，今天應該普遍到各地，直到最後勝利之日而後已。我這代表中印緬美軍總部的官長向貴主席致賀。史迪威（簽名）』

蒙巴頓也來電賀我國慶

（中央社康提十日路透電）蒙巴頓海軍上將致電蔣主席致賀說：『欣逢貴國雙十節，特此致賀，敬祝貴國佳節，快樂無疆，並祝貴國人民長期英勇的抗戰，可收最後勝利的碩果。』

雙十節晚上
我歡宴盟國軍事代表

（中央社訊）何總長應欽在雙十節晚上，假勝利大廈洽席歐美各國軍事代表和武官，席間賓主暢談，歡愉，何總長即席致詞，後由美軍事代表團領袖致答詞。

旅美僑胞和美國人民
熱烈慶祝雙十

（中央社紐約九日專電）美國人民在今年我國雙十國慶紀念日，以中美兩國關係史上最熱烈空前的紀念儀式慶祝，藉以對我國表示敬意。四十二州州長，多數全國聞名人士和幾百市長，領導全美各地分別舉行慶祝儀式。每一大城市幾乎都舉行紀念集會，明日猶他州舉行盛大宴會，魏道明大使，賽珍珠等都將在席上致詞，聽衆約有一千二百人。杜威州長說：十月十日是紐約全州的『自由中國日』。納爾遜今夜和商震將軍聯袂出席芝加哥七個民間團體所舉行的盛大集會。女議員魯斯夫人也在康涅狄格州的紀念會中致詞。胡世澤氏參加波士頓的紀念集會，留美華僑一億默聞人，幾乎都參加無線電廣播、電影演說和音樂會分別致詞。美人在紐約時報所說：『中國正經濟多難的雙十國慶紀念日，向中國致最大敬意，尤其有意義。』紐約時報發行人蘇茲柏格表明日對我國廣播，將提到這句話。威爾基是美國熱烈支持我國作戰目的的人之一，今年[illegible]，我失一友人，實堪悼惜。我雙十國慶紀念日委員會名譽主席之一，紐約數四千二百位名人所組成。（又電）這裏的七個團體，在我國雙十節的前夕舉行慶祝大會，商震將軍出席演說，應該繼續用空中與本土對日本和東北四省從事更猛烈的轟炸，而且最重要的是時機還不遠，在中國沿海登陸。商氏將於十二日回華府。（又電）美國各地僑胞都集合慶祝雙十國慶，僑胞在紐約最大的集會由唐人街居民舉行。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波士頓和其他各地僑胞，也將舉行小規模的慶祝儀式，各地僑胞並定明日募集基金，救濟國內難民和慰勞前方將士。

納爾遜在美國援華會
報告訪華經過
已經和我政府擬好運輸供應品的方策，一部分美國工業設備，最近可運入我國。

（中央社芝加哥十日路透電）美國戰時生產局前任局長納爾遜，昨夜在美國援華協會發表演說，納氏報告赴華的經過說：『中國情勢嚴重，但並非無望，當前情勢不但和中國人而且和每一個美國人有重大關係。中國的抗戰若延長一日，即痛苦延長一日，那麼健康的世界經濟的建立，也將延長一日。健全的世界經濟是保持我們國家繁榮所必需的。我曾經積極和中國政府擬具儘快運入作戰供應品的方策，較比少數的美國工業設備運入中國後，即能夠迅速使中國的戰鬥力發生重大影響，確保中國在戰後成爲一個主要的工業國，以代替日本的地位，是我們和全球之福，日本失敗後，除非東方有生產實用低廉的新生產品來源，以供應今日的日本國外市場，那麼美英產品價格昂貴，也難爲遠東市場所吸收，他日必須有一國代替日本在世界工業與貿易中的地位，中國的興起作爲一個工業國，必有助於消滅一個遠東的大部貧窮與愚蠢』。

賀我國慶
英美海軍當局

（中央社訊）英海軍總司令亞歷山大在我國國慶日曾致電陳紹寬總司令致賀，並對我海軍人員在英實習表示歡迎。又全美艦隊總司令金氏，也電陳總司令向我國海軍致賀，陳總司令當代表我海軍答謝。

今日起舉行
陪都慰勞抗屬

（中央社訊）重慶市出征抗敵軍人家屬優待委員會發起陪都各界三十三年度雙十節慰勞征屬大會，定十一日起，每日派員會同有關機關協助人員組織慰勞隊四隊，分赴各區（東區、西區、南區、北區）慰勞征屬，由當地保甲公所召集該區征屬和民衆參加，舉行慰勞會。當場發給捐贈實物和慰勞金。原來打算每戶發給布一段、鹽一斤、糖半斤、肥皂二塊外，並給慰勞金。後來改訂辦法，每戶除發給肥皂一塊外，其餘都折合代金約計每戶發給三百元，這次參加捐助慰勞的機關團體捐贈實物或慰勞金的，計有振濟委員會先後捐助三十萬，全國慰勞總會先後捐助三十萬，川康鹽務管理分局捐十萬，市商會捐贈一百萬（包括肥皂四十箱）。

三十三年國慶日
蔣主席對全國軍民播講

（中央社訊）蔣主席在三十三年國慶日下午七時對全國軍民播講，原詞如下：

全國軍民同胞：

今天是我們國父領導革命在武漢起義推翻滿清帝制創造中華民國的國慶紀念日，也就是我們中華民國長成到了三十三歲的誕辰令節。一個人長成到了三十三歲，必然是年富力強最有爲的時期，我們國家的生長，也正和個人的生長過程一樣，應該是最強壯最奮勇而開始成功立業的時期。我們中華民國在這三十三年的中間，雖然經歷了無數的憂患艱難，終因我們全國同胞擁護民國的赤誠，與保障民國的決心，而突破了種種的艱危。到了今天，可以說是我們民國的基礎，已是十分鞏固，而我們建國的工作更應該迎頭趕上。我們抗戰已經七年有餘，現在最後勝利已經擺在面前，我們具有充份的信心，相信今後的一年是抗戰達到最後勝利的一年，也是我們完成革命最後奮鬥的一年。惟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在這一年之中，如何奮勉自強，以達成這偉大時代所賦與我們的任務。臨到這個光榮偉大的紀念日，我要爲我全國同胞鄭重說明我們如何發揮我們最大的努力，作最後的奮鬥來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我更要我全國同胞在此最後勝利尚未獲得以前，對於我們國家的地位與革命的形勢，以及目前的戰局和我們應具的覺悟注意之點，有切實的檢討和明確的認識。

第一、我要爲我們同胞指明的，我們今日的國家是革命期中的國家，我們的政府和軍隊是革命期中的政府和軍隊，革命期中的國家是有他的特性而不可以普通國家的常例來觀測的，革命的政府，革命的軍隊和人民，更是有他一定的主義，有他特殊的精神和力量，亦不能以平常一般的常例來指摘來判別的。我以爲我們以一個弱國單獨的力量對強大的敵寇戰爭至七年以上，又忍受了他三年時間的嚴密封鎖，而我們抗戰到如今仍能得到支持，屹立不撓，此爲世界歷史任何革命國家革命軍隊先例所罕有，實在是我們可以自慰而無愧色的。至於在政治經濟方面，我們固自知缺點甚多，弱點亦復不少，我們當然要積極改進，力謀進步，但要知道有許多缺點與弱點，是任何國家在革命期中都是不能避免的。不僅是革命未成的國家，就是普通國家在戰時，要想國內一切都做到理想的境界，亦所難能。我們觀世界各國革命歷史，不但有許多貧弱落後的現象不能避免，而其社會生活與軍隊生活遠不如我們今天的也很多。所以決不能以此獨爲中國所獨有的，更不能以此爲指摘攻擊政府的武器，徒爲敵人和漢奸張目。我們今天規過勸善，提撕互勉則可，而吹毛求疵，責求全備則不可。我們政府、人民都要秉持我們革命的方針，遵循我們革命的天職，公忠體國，共同一致，謀可行否，興利除弊，以扶持我們的國家，確立建國的基礎。我們應該認識我們革命的政府和人民是只問他對於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是否獲得，而決不計較一時的成敗利鈍毀譽榮辱的。革命的政府和人民只知道依公理正義爲基礎，以求達到他的革命目標，和實現他的三民主義，革命者心目之中根本沒有什麼是危險，什麼是失敗的觀念。我們不必遠證世界各國革命的歷史，只舉最近兩個革命國家的例子；譬如蘇聯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內外形勢，何等危急，那時蘇俄只以莫斯科一隅之地爲根據，作堅苦的奮鬥，後來終於衝破艱危，完成建國；又如革命期中的土耳其，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外兵壓境，領土破碎，連小亞細亞的土地都也被失陷，他們當時革命的形勢又是如何岌岌可危，但是土爾其革命政府後來終於以安哥拉偏僻之區爲根據，奮發他革命主義和精神，收復他的失地，完成他的獨立。拿這兩個例子，再來回溯我們國父領導革命的時期，也是一樣的沒有憑藉，而內外環境的惡劣，更不同於今日。現在我們中國還有五百萬的軍隊，與敵人隨地相搏鬥，我們後方尚有全國面積之六十以上片乾淨而廣大的領域，足以供給我們人力和物力；何況敵寇已是勢窮路絕，到了他只有失敗，絕無倖免的時候，所以論我們國家基礎的鞏固，論我們革命環境的優越，和抗戰前途的光明，可以說自我在黃埔建軍以來二十年間革命形勢從來沒有像今日這樣的強固。但是最近因爲敵寇與漢奸的造謠作祟，不幸挑撥，使國際觀察家迷離惝恍，像中國俗語所謂『莫明其妙』，所以國外輿論也對我們軍事政治紛紛議論，其實這全是他們沒有認識我們中國革命抗戰的事實，和我們革命國家的特質之故。這種推測和批評，正如七年以前我們抗戰初起時，一般外國軍事家和政論家，都預料我們中國抗戰決不能支持到三個月之久的論調一樣的錯誤。試問在當時又有誰能真知灼見的論者，能預測我們中國抗戰的堅強屹立以迄於今呢？所以我們在今天決不可以他人的毀譽爲榮辱，更不要爲了敵人的誹謗，而喪失我們的自信。我們自身必須認識我們是一個革命的國家，所負的是革命建國的責任，所處的是特殊的時代和環境，而所憑藉的是三民主義和革命精神，只要我們堅定我們一貫的信心，發揚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革命建國的事業，和我們抗戰勝利的形勢，實已奠立了很強固的基礎。

第二、我要爲我們同胞指明的，就是今天我們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我們在反侵略戰爭中的責任，大家必須知道無論世界戰局及其戰略如何變化，而今日東亞戰爭決不能沒有我們抗戰的中國，世界安危與和平的前途，也與我們中國革命的成敗有密切的關係。因爲東亞戰爭如果沒有我們堅貞奮鬥的中國，必不能得到完全勝利的結果，而世界和平如果沒有獨立自由的中國，亦必不能有真正實現的一日。所以我們和聯合國共同作戰，不但是道義相爭，而且實際上是利害與共。我們國家對世界對人類的地位和責任有如此的重大關係，所以我們更不可不自愛自重，自立自強，我們同胞必須知道我們抗戰七年餘，前四年中的單獨抗戰，固然是艱辛，而最近三年來與聯合國共同作戰的期間，我們的負擔也是十分沉重。論我們抗戰的目標，論我們抗戰的基礎，則是今昔一致和始終無異。不論是單獨抗戰，或是共同抗戰的時候，我們總是以自立自助，及自力不移的革命精神，作排除萬難的戰爭。我們回溯三年前以單獨抗戰獨撐危局的時候，那時的形勢可以說與今天並沒有什麼差異。由今天回溯過去的，既是如此，那麼由今天以推測將來，更可以知道不論時間和環境如何推移，而我們最後勝利的基礎是決不會發生任何影響的。我們更確信只要秉持我們國民革命一貫的內政和抗戰的戰略，無論何時皆能立於不敗之地。我們與聯合國共同作戰，雖然是休戚相依，利害與共，但要知道反侵略戰爭中所最需要歡迎的，乃是要本身能自立自強和獨立分擔作戰任務的國家，決不是依賴他人犧牲，喪失獨立精神的國家。有死中求生的決心，我們自信中國今日革命的力量和抗戰的精神，必可以克服任何的艱危。所以我們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不應該妄自菲薄，輕自暴棄，以減低我們抗戰的價值，有負我們求得自由平等的初衷。我們崇尚信義，不惜犧牲，過去如此，今後也要如此。不問將來局勢發展如何，我們必始終一貫珍重盟誼，一本互助合作的精神，竭其在我，以無愧爲反侵略聯合國之一員。現在歐洲的納粹殘餘，解決在邇，遠東之寇，指日可期，我們要對於這一個偉大的時代，負荷着東亞安危與世界和平的重任，必須加倍努力，自強自勉，勇往前進，一乘我們七年以前抗戰開始的決心，克盡我東亞主要盟邦的任務，創造我們國家光明的前途。

（下接第三版）

組織愛好和平國家
保證不再蹈戰爭苦海
確保任何可能的侵略者或征服者在開始時就遭制止
羅斯福對世界和平機構會議發表聲明

（中央社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九日電）羅斯福總統今日就頓巴敦橡樹會談建議案發表聲明如下：我國和中英蘇四國代表在頓巴敦橡樹會談時所討論的關於維持和平和安全的國際機構的計劃。這項會談已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結束，建議案已經送交四國政府，以備考慮，而且已經公佈，以便此邦人民在召開更廣泛的會議以前，可以從事充分的討論研究。這項建議案，但是我的初步印象稱滿意，我很驚奇它能在[illegible]時就遭制止，這就是我們從這次戰爭開始時，就和我們的軍事計劃平行，開始奠定一個維持和平和安全的國際機構的基礎。所以這項機構，代表這次戰爭的一大目標，因爲幾百萬計的父母的最高希望，這些人的子女正從事於戰爭的可怕鬥爭和犧牲，[illegible]中的一般機構，可以投入作戰鬥的基石，其他已設立或行將設立的多數特定經濟和社會機構，也將包括在計劃大綱之內。設計安全和和平機構偉大計劃的工作，開始很好，世界各國還要用建設性的目的和互信的精神，以完成這個機構。

對國際組織案
極表滿意

（又電）國務卿赫爾評論四強所同意的世界安全和平機構的試驗性的建議說：他本人對這次的成就極表滿意，這種文件相當詳盡，可以表示這一國際和平機構，是可應付維持世界和平安全的迫切需要，但也不是最後的，目前的建議還不完全，當一串建議能夠提交給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作爲商討這項機構憲章的正式會議的討論基礎以前，還有許多工作。赫爾並提出警告說：美國必須牢記：『如果我們不能確切負起這個空前的責任，我們全部勝利的果實[illegible]重大的代價』。當全世界聯合國會議召開之前的一段時間內，美國將以不持黨見的精神，商討這一最端重要的問題。行將創設的機構，必須能夠反映參加這件事情的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觀念和希望，當參與政府和民族企圖同意於一個統一計劃時，其結果勢必是很多分子的合作，而不是任何一國的計劃。建立和平有效的國際機構，將要時悠長而艱苦，但我們並不希冀得到如此偉大的目標，而不出之以不倦的努力和不撓的決心。這次戰爭的犧牲，並不徒然。斯退丁紐斯在會議結束時，赫爾提出報告說：『全部會議的特點是各參與國的完全合作和極大的熱忱，其建議是建議中所同意的範圍很爲廣大，若干還待再作考慮的問題，將然也重要，但不是不能解決的。我曾經建議要對這些提議得到協議的必要步驟，應儘快進行。』斯退丁紐斯並且說：文件中的各項建議，實在是各出席代表切實貢獻的折衷結果。已經同意的建議，是各代表所提出，而被出席頓巴敦橡樹會議全體代表同心協力的結果，以獲得最有效國際機構的共和諒解，能夠實現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希望。（合衆社）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納利說：擬議中的聯合國憲章，自當接受美國人民的支持，政府關係確乎是這們的。該憲章適應世界期待永久和平機構的要求，也表明愛好和平國家所持人類文明將提供阻止未來戰爭方法的希望。

給人民的前線
寒民先生每月捐千元
獻交邊區林主席慰勞戰士

（本報訊）本報收到讀者寒民君捐款一千元，託本報代轉邊區林主席，慰勞前線戰士，並附有一封信，很熱情的說：『區區千元本來數不足道，但是以我個人的收支來說，它使我必須作頗爲吃力的節儉，不過我却想持之以恆，只要我不失業，我想每月至少捐這些。』『我很痛心，不能同你們並肩作戰，沒有福氣參加到你們爲自由而戰的偉大生活的洪流裏來，過自由幸福的人應過的生活。』『最後，我向後方和我相彷彿的職業界朋友提出一個行動的建議，就是：從各方面努力，想方法的刻苦節約，集中物力財力，捐送給人民的前線！』

英斥堠隊
進迫泰第姆

（中央社康提十日路透電）據東南亞盟軍總部公報：英第十四軍斥堠隊，現在距泰第姆只有四百碼。

鄂北十八縣
旱蝗等災嚴重

（中央社老河口十日電）省府鄂北行署估計，鄂北十八縣發生旱蝗等災，受害八百五十八萬二千九百六十四畝，災民二百七十四萬八千另五十五人，待振的一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一人，各方都在開始設法振濟。

帛琉琉島以北
加拉卡育島美軍登陸

（中央社珍珠港十日路透電）美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部公報：美軍第八十一師已在帛琉群島的加拉卡育島登陸，美軍登陸後，迅即建立灘頭陣地，並向內陸推進，敵軍抵抗輕微。加拉卡育在帛琉琉島以北二哩半，美軍是在八月登陸，這是九月十四日帛琉戰事發生以來美軍在帛琉群島的第十次登陸。

從黃河河曲到桂南丹竹
美機連日襲擊敵各機場

（中央社訊）據史迪威總部公報：美十四航空隊八日到九日在惡劣氣候中，仍不斷出擊黃河河曲到丹竹的各日方機場。㈠長江流域方面：我機轟炸長江上汽輪一艘，該輪隨即傾覆，並燒火焚燒，另大型駁船一艘也起大火，另炸一艘重創。㈡戰機在徐溝一帶毀敵機一架，打傷兩架。盟機並掃射南昌，引起大火發焰。盟機並在黃河河曲盟機襲敵機場，毀敵機四架，機車三輛，損毀炸毀。㈢粵南方面：沿西江流域轟炸以南二十哩洛江於移動的敵騎兵也盟擊，日軍近佔領的丹竹機場，也被盟機襲擊，並遭重創。

（中央社桂南前線某地九日電）潯江北岸敵北犯思旺圩（平南西北）時，遭我軍痛擊，斃敵很多，並奪到機槍兩挺。

（中央社訊）據軍委會十日發表戰訊：湘西方面：七日寇陵敵軍向梅東北我軍陣地進犯，經激戰後，將敵人打退，並俘敵三名。同日夜，寇陵新城敵犯岳城，也被我打退。八日，芒市方面敵軍向桐果園砲擊，當經我回擊，殲落敵陣，敵砲四門被毀。

（中央社永安十日電）大批敵機今日飛襲閩南沿海各地，第一次十一架，六時許經流澄、長泰、龍溪等地來回盤旋，歷二小時出海，二次十一架，十時許經閩南沿海又連兩小時，午後二時漳浦又發現敵機四架。

（中央社南平九日電）福州方面我軍，七日晨分向洪山橋大北嶺和湯嶺的敵人突擊，某部一度衝過洪山橋，斃敵很多，我地方團隊向敵後突擊。

立境蘇軍擴大戰果

米美爾以南攻到海邊

匈境蘇軍飛速前進，一日內奪得敵飛機一百四十架，攻到布達佩斯區。

（中央社倫敦十日路透電）今晨莫斯科消息說：巴格拉密陽所部蘇軍的先頭部隊，已在米美爾以南二十哩處到達波羅的海海邊。

（塔斯社莫斯科九日電）蘇聯情報部九日晚間公報：㊀九日我軍部隊在薩里島（阿來爾）攻克住民區五十處以上。㊁在里加方面我軍部隊發展攻勢，攻克住民區八處和火車站一處。㊂在立陶宛西奧利埃（沙夫利）城西方和西南方，我軍部隊繼續攻勢，攻克住民區三百處以上。

城市和大火車站六個

在匈牙利境內我軍部隊……攻克……

在三天的戰鬥中我軍共俘獲德匈軍官兵八千二百二十名。

奪得德機一百四十架

邱吉爾和斯大林舉行第一次會商

邱吉爾一到莫斯科，就對蘇軍摧毀德軍機構，讚不絕口。

（中央社莫斯科十日合衆電）邱斯與國際和平機構問題的會談，已成爲莫斯科報紙的注……

（塔斯社莫斯科十日電）邱吉爾抵達莫斯科當天就在機場的新聞片攝影……

『莫洛托夫先生閣下，……』

蘇聯代表團到伊朗

磋商租借伊北油田

代表團長說這事將爲雙方產生完美的成果，并將大助於伊北的工業化。

伊報盼望商談迅速成功

英報論法國走向民主

提議盟國早日承認

臨時政府決定：大企業……收歸國有。

國慶日蔣主席廣播詞

以上接第二版關欄

美軍衝進亞琛近郊

荷境英加軍進到特維森以西

（中央社盟國歐洲遠征軍總部九日路透電）英加軍……

世界和平機構會議製定

國際組織建議案

（譯文）

第七章　國際法院

第八章

第九章　國際經濟與社會合作辦法

第十章　秘書

第十一章　修正

第十二章　過渡辦法

宣佈的麻煩

市聞一束

新華副刊

讀了「中醫科學化」的擬議以後想起的

田　舒

讀了十月二日「新副」所刊載的郭沫若先生的「中醫科學化的擬議」一文以後，真令人感慨萬端，並想不僅僅談到有關民命的醫師道德問題，同時也涉及了有關民族興衰的衛生政策問題，現在願借「新副」的園地寫出個人的觀感，以供參考。

嚴格的說來，「中醫科學化」五個字連在一起是非常不科學的事，所以引用這五個字時是有加上「引號的必要的，至於把「中醫」和「西醫」並立起來的不合理，郭先生已有頗為中肯的說明。試問那不基於解剖和生理等科學的系統智識，基於陰陽五行學說的中國術式醫術，那裡談得上科學化的問題的呢！要是說他們也有一套對於疾病的原因和藥物的應用的傳統經驗，那末在現代醫學科學非常發達的現在，已經有不少精密的器械和檢驗的技術可以幫助對於疾病的診斷，藥物方面也已有分析的和臨床的實驗研究，我們實在是想科學的來和侵損人類健康的疾病奮鬥，那些除了趕上這一近代醫學的科學水準而外，那還會還有第二條「科學化」的路徑呢？所以郭先生在主張由「國家重價收集」「效驗如神的秘方」，以期「加以實驗和分析」，以期「在試驗之中可以發現一些特效藥」以外，認為「固有的藝術……可以整理，以作為中國醫學史的研究資料……那只是文獻整理上的問題，不是醫學上的問題了」，……個人覺見是千萬個的。因為現在僅抄大家醫學年來所謂「中醫」在社會上卻仍得更形猖獗起來了，

以致在國家現代衛生政策上居然也列上「中醫」二字了。這就不僅是學術上的認識的問題，而是牽涉民族的文化方面的嚴重的課題了。在行政方面為了天旱而去求雨，什麼「長」之類的去參加和平祈禱，還在現象表面上也許不一定讓人看出什麼嚴重的影響來，要是分析到現象的根源上去，我們就可發現中國社會上依然在被這種復古的逆流所阻撓着，在新興的科學幼苗，這個在天化日之下憎恨的陰影，真有點令人「不寒而慄」。在中國科學化的倡導，在中國已經推行了幾十年，國家衛生行政的建立也有二十多年了。它在科學水準上還沒有達到學術之林，它在實施上也還沒有能盡了保障民眾健康的責任。這是醫藥衛生設施在社會上一樣的不能獨立的事實。但是在社會條件和當前的社會問題，它一樣的是依存於在這個「死的拖着活的」。

，「未死掘阻滯方生的」，中國社會上，新興醫學又那裡能得到它應有的維護和發展的自由的呢！我們知道衛生行政當局是受過近代科學訓練，年來他們所揭示的公醫制度的建立，也是非常合理的進步的措施，但是以什麼不能享其天年而為病魔奪去了生命，這從賢明的政治立場來說，應該是由國家負全責的。民眾的應該受到國家所設置的醫藥衛生設備的護理，如同民眾應該享受國家教育的權利一樣的，要是像這樣的嚴格的意義的公醫制度能嚴格的建立起來，不許私人開業的醫師來存在的。那些「打起一些「博士」「碩士」的招牌……病號館診，架起百倍利得」的「……非兒下凡的神仙」是無法在社會上「正大光明」的掛起招牌的「……」，但是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下，尤許公然的行嗎？郭先生所說的嚴格的醫師道德教育的還不過是一部分而已。他們在近代中不定要方會傳統的招搖撞騙的醫生們，反又和國家近代醫學中醫生和他們說他們還要他們去理的什麼為民眾服務和加伸他們生活在軍隊吃苦的目的呢。又那能祖保他們的福利染呢，怎見他們的有身負責的人，也一樣的有少數的人需要提督的醫學生……

[illegible]

未所受科學訓練的傷心病狂的話來。試問在這種黑暗之下，立與不健的青年醫學生將來的操守，又那能保證在不良的想法之下，人們感慨在現行的把戲下往往忍著眼淚踏上前途，而未來的青年醫師，落在這班人手裡，多少人們還有什麼勇氣去繼續前進呢。但是儘管黑暗的政權們不甘同流合污的拂袖而去，儘管有正義感的學生在校鑽研上個而學醫，而這等人依然是一會見應某公之召飛陪都診候了，一會見又是某老病重要他到重慶看病了，以致以一公教人員的身份，竟在國難期間領賣豆腐，這起個價值十萬的手勝住宅，出門還得用保鏢呢。試問社會上尤許這等人醫的流滓存在，並且還讓他們安富尊榮，還又那裡能是醫學科學化的問題呢！「一面是莊嚴的工作」，……

，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世界上似乎到處都並存着光明與黑暗的兩面的。我們要是再看看在有些公醫事業中，醫學院中，防疫隊中，許多醫師護士，和醫事科學工作人員們堅守崗位，不為利誘，捨棄高薪的從事診療工作或訓練人才，甚至在火線上出生入死的搶救和護理受傷的士兵，那末我們就會感覺到祇要現社會的反動沒作用一就是這死殺好人，助長壞人，如同山腦上劣幣驅逐良幣的反淘汰作用——不要再繼續下去，民眾保健工作還是有一線希望的，醫藥衛生工作應該是為人民大眾的，那些高等流氓的氣惡，衙門官僚的作風，絕不會因為特少數佳宅稳提着個顯子，幾人打過幾○六的針便能維持下去的。

，你向他學習，他也向你學習，這是一定不易的！我是一個喜歡新文學的人，因此，我愛結交和我有同樣嗜好的朋友，但這個朋友是不是結交第一種「朋友」而已。既沒有同樣的嗜好(喜愛文藝的興趣)，也沒有一點感情，這大概是屬於第三種吧，但因為必要時也還能給我們以幫助。在該橫先生提出的三種朋友中我認為第二種朋友最好，能夠成為道義的朋友，就一定有「為大家」高衛的勇氣」，有「為真正民主」實現而犧牲一切的決心」。我有一位喜歡文藝的朋友，他曾對我這樣說過：「我們也為民主而戰鬥，假如我倆有一個倒下了，另一個還是繼續戰鬥——更堅強地戰鬥！」在我所有的朋友當中，他這是第一個向我說出這樣堅決的話的人，我和他相識也相知，我們向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努力，前進！

現在讓我回到「交友問題」上來：我覺得交友先要廣，再從廣交中才能尋，因為好的朋友是從廣交中選擇而得到的。交少數的朋友，是很難得到以「道義相交」的朋友的，相反的卻只是些「酒肉朋友」。

最後，提出我來一個結論吧：在第二種朋友的尋，對其他兩種朋友須態度，但不可深交。以上是「我對交友的意見」，當然還有沒有見到的地方，希望編輯先生和讀者諸君指正。

他有點不同的，就是他的意見所說得再動聽，而他所行所做的又是另外一套，你也不要輕視他，也許他還有他的生活，有着環境上的困苦的。再，你遇見一個，較熟的情，又有清楚的「騙，可常常為他誤了事，你更」，「出來一個不要因此就疏遠他，也許他能在一天覺悟過來，改正過來，而成為極有用的人。諸如此類的人，還多得很的。假如你能夠，他們，不去澄清楚，不瞭解他們，那是你的錯，因為他們都是各人不同的生活的環境的限制。多少受了他們的毛病了，自然不是有意去犯的。我們不應把理想中的人物去苛求於人。

又怎樣去同情他，去安慰他，去幫助他……。我以為只有從對方的個性(個性的說明見羣衆第九卷十五期)着手，方是較好的法子。也只有在我們透徹的瞭解對方個性之後，才能以適合他個性的特殊方式，去說服他，去影響他：但，認清一個人的個性卻非易事，非有相當的時日不可。

反法西斯小幽默

沒有地方逃啦

戈林有一天問希特勒：

「你近來為什麼這樣憂愁？」

希特勒回答道：

「我真愁，我比上次大戰時的德皇威廉還要糟！」

「為什麼？」

「我犯了一個大錯誤。」

「什麼錯誤？」

「我不應該佔領荷蘭」。

「為什麼現在要這樣想呢？」

「你也蠢極了！假如我們不佔領荷蘭，我們不是還有地方可逃嗎？」

(荃譯)

湖沫集

盧　蘇

報載：「榮縣同心鄉的鄉長在南台移交之日，被該鄉國民兵及勞婦女數百人團圍，大呼要「算總賬」，該鄉長立刻補發國民兵面巾各一張始息。」

這位多的人民要在他的台的時候「算總賬」——特鄉長平日的行為就不難猜想。

好狡者也許以為得計稿，雖然人民嘆落要「算總賬」，結果不過是損失一點面巾而已。

但風潮平息，人民的憤怒並沒有平息，當他們感到自己的力量而能以任何依賴心理時，他們的憤怒就不是「小惠」所能平息了。

寄語那些「多行不義」的人們，當人民從苦難中覺醒時，他們並不在「下台時」，而是在「坍台」的向你們「算總賬」的。

★

由「好人不到糧食部裡來」的話我想起王安石的憲舊君傳。照這位「囚首垢面，而談詩書」的狂人說：「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自然，王安石是狂人，但當然也只是「狂妄之言」而已。

★

抗戰以來氏因為優待錢谷被鄉，侵吞，行乞來說諒解，接着抗議的辯護來信說明「真象」，嗚「該氏顛倒多烘，不辨黑白」，「顛倒事實，擾亂官聽」，「其中有編別情，難可不必推斷……」。

這位鄉長既然指出這位抗戰站「頭腦多烘」，想來他必定是「頭腦摩登」，行動過「了，這位老太太也真是太「頭腦多烘」了，因為她不應「食衣衣康在鄉山去控訴」(見七月七日劉識氏分新華日報的控書)，如果有這頭腦不這樣「多烘」，也許就覺得這也不過是「平凡得很」的事情而「默爾而息」罷！

鄉長的文章也算好手，不僅說她「顛倒事實，擾亂官府」，巧妙的伏筆一筆是「其中有無別情，雖可不必推斷……」要是往斷下去，恐怕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圖謀不軌」吧！我真不能不為這位老婦的控訴擔心了。

邊・區・新・話

志拋勞動英雄們的話

平　明

我聽過不識字的勞動詩人孫萬福的詩，我聽過勞動英雄吳滿有的移民故事，……他們的話，是最真實的，最動人的，那就如同清朗的溪水，潔同金子，那麼響亮，一樣新而慷慨的發光，因為這是勞動人民自己的話。他們多少年，沒有話，那時他們蹲着生活的重負，如同牛一樣沉默，一樣遲緩移動在土地之上。他們蹲伏着土地，而土地變成了田上的伽鎖，他們雙手捧着枯槁了，就導下來，他們有的是憤嘆的聲音，他們講着話，可是失去了尊嚴的光澤，也失去了聲音的色彩，可怕的無聲的日子啊！度過了多長的年代！……

去年冬天，一個聽了孫萬福和吳滿有的報告回來的同志告訴我：「……他們講法的話，好極了！……他是真正的幹部，有時對劉四出詩的話，他覺得在寫你的詩細紀錄我來看，我本把眼裡的詳細記錄的話裡，人物的情節的聲調中有感，勞動英雄的生動活潑而又結結實實的小說。」確實，我心下說：「這是一篇勞動人民的究竟，我們這的詩，好樣的，猛烈的創造性是豐富的。他們說話如同黎明的光，心裡光芒是密密的從現實生活這塊寶石上發射出來的光芒。這裡下面，是我從那勞動英雄講話中紀錄下來的話：

毛主席號召把「組織起來」，變工生產多打糧。

雞叫頭起，半夜睡睡。
上一糞，挑好地，
早鋤，撈出大穗。

種山保安，保安山。
牛羊滿群，羊滿山。
羊肉拌撈飯，羊毛也穿穿，
羊糞能上地，羊毛能織氈。

荷池上發塑，延安買，
換回棉花布匹來。
又能穿來又能織，
「飢荒」又能閉。
(「飢荒」即是欠賬)

養母豬，下豬娃。
喂大雞，抱雞娃。
學織布，學紡紗。
婆姨女子有錢花！

千買賣，萬買賣，
不如回黎種翻土塊。
唯一好酒等着，
萬好是食來！

陝北——這人民的喜訊吧！——中國是太缺乏這種聲音的。這聲音從貧困深淵中發出，讓京裝酷者從泥土上發出，那是我們時代的真正的聲音了。

一此塔石頭經不成篇？三人同心石商量。

編者的話

今天我們又發表了四個朋友的意見，對於許多來稿沒有刊用的朋友，致由衷的歉意。——交友問題討論的來稿，想就在這次結束。下次將由編者來綜合許多朋友的意見作一個結論。

與羣衆結合，

大學中文系(?)，我認為交朋友是社會中必修課程，我們到

[illegible]

同樣嗜好和同樣旨趣

人為了要在短短的一生中，得到更多的知識，和學習他所不知道的，不會的，所以要結交朋友，因而朋友是彼此學習的

[illegible]

從實際出發

高　揚

「怎樣去交朋友」，又要如何才交得好？」我覺得：首先，在未交朋友之前，不要拿自己關于應理想的人去和所要交的朋友比。這也是說，我保證你交到很少的朋友。

[illegible]

和更多好人建立友情通路

齊　謝

有些人，他想與好人交為好友，但又怕得罪了壞人，於是乎二面討好，也於是乎二面都討不好。要怎樣解決這個矛盾呢？我以為有一個重心問題，即把你交友的重心放在好人上，然後無妨與壞人來往，看他壞的程度，或說服他，或孤立他，或打擊他，這要看具體的情形而定。

在我們的中國社會中層的人是佔大多數的，這些人，可好可壞，倘是，於使給他的影響而定，我們也可和他們交為朋友，今天，他們或許表現得不太好，但明天他們或許便積極的做起好人來了。

有些人，他確也找到了一二好人，可是他就只是深深的友情來，於是就禁不住再找其他的朋友了，但這也是不對的，因為這沒法把小圈子，而杜絕了和更多的好人建立友誼的通路。